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吕氏  
春秋

(一)

李 雯瑶主编

## 目摇摇录

孟春纪	员
孟摇春	员
本摇生	缘
重摇己	怨
贵摇公	圆
去摇私	远
仲春纪	怨
仲摇春	怨
贵摇生	圆
情摇欲	圆
当摇染	猿
功摇名	猿
季春纪	猿
季摇春	猿
尽摇数	源
先摇己	源
论摇人	愿
圆摇道	缘
孟夏纪	缘
孟摇夏	缘
劝摇学	缘
尊摇师	远

诬摇徒 .....	诬苑
用摇众 .....	苑殒
仲夏纪 .....	苑源
仲摇夏 .....	苑源
大摇乐 .....	苑苑
侈摇乐 .....	愿园
适摇音 .....	愿袁
古摇乐 .....	愿远
季夏纪 .....	怨员
季摇夏 .....	怨员
音摇律 .....	怨源
音摇初 .....	苑苑
制摇乐 .....	苑园
明摇理 .....	苑源
孟秋纪 .....	苑愿
孟摇秋 .....	苑愿
荡摇兵 .....	苑员
振摇乱 .....	苑缘
禁摇塞 .....	苑愿
怀摇宠 .....	苑园
仲秋纪 .....	苑缘
仲摇秋 .....	苑缘
论摇威 .....	苑愿
简摇选 .....	员园
决摇胜 .....	员缘
爱摇士 .....	员愿

季秋纪.....	员颢
季摇秋.....	员颢
顺摇民.....	员颢
知摇士.....	员颢
审摇己.....	员颢
精摇通.....	员颢

## 孟春纪

### 孟摇春

一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麇

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骸。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 【译文】

第一是：

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宿。初昏时刻，参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春在天干中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它的应时的动物是龙鱼之类的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太簇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要举行的祭祀是户祭，祭礼时，祭品以脾脏为尊。春风吹融了冰雪，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活动。鱼儿从深水向上游到冰层下，水獭开始捕鱼，候鸟大雁从南往北飞行。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饰有用青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的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有立春的节气。在立春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春，大德在于木。”天子于是斋戒，准备迎春。立春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去迎接春的降临。迎春礼毕归来，在朝中赏赐卿、诸侯、大夫，并命令相国宣布教化，发布禁令，实行褒奖，赈济不足，一直施及所有百姓。褒奖赏赐之事，要通达施行，不要

有不当之处。于是命令太史遵奉六典八法，主管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工作；太阳所在的位置、月亮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和轨迹，要计算得没有一点差错和失误，制定历法仍以冬至点在牵牛初度为准则。

这个月，天子在吉日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并选择好的时辰，亲自用车装载着耒耜，放在参乘——车右和御者中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推耒耜入土，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卿、诸侯、大夫推九下。礼毕返回，天子在祖庙举行宴饮，慰劳群臣，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去侍酒。这次宴饮命名叫“劳酒”。

这个月，上天之气下降，地中之气上升，天地之气混同一体，草木普遍萌发。国君宣布农功之事，命令农官住在东郊，监督农民整治耕地的疆界，审视并端正田间的小路；很好地考察丘陵、山地、平原、洼地等各种地形，什么土地适宜种什么谷物，什么谷物应用什么方法种植，要用这些教诲引导农民，而且务必亲自去做。农功之事布置完毕，先确定平准之法，农民才没有疑虑。

这个月，命令乐官进入太学教国子练习舞蹈。同时修订祭祀的典则，命令祭祀山林河流不用母牲做祭品。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捣翻鸟巢，不许杀害幼小的禽兽，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不得聚集民众，不得建立城郭；要掩埋枯骨尸骸。

这个月，不可以举兵征伐，举兵必定遭到天灾。在不能兴兵征伐的时节，兵戎之事不可以从我开始。发布政令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不要无视土地的条件，不要扰乱礼义的纲纪。

孟春正月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能正常来去，草木就会过早地干枯，人民就会感到惶恐；如果发布应在秋天发布的政令，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瘟疫，狂风暴雨就会多次袭击，野草就会蓬生；如果发布应在冬天发布的政令，那么，大水就会毁害生物，霜雪就会严重地伤害庄稼，麦子就不能生长收获。

## 本摇生

二曰：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扣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嫌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则使人暗，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

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无而不愠。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译文】

第二是：

最初创造出生命的是天，养育生命并使它成长的是人。能够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摧残它，这样的人称作天子。天子一举一动都是把保全生命作为要务的。这是设立职官的由来。天子设立职官，正是用以保全生命啊。如今世上糊涂的君主设立许多职官，却反而因此伤害生命，就失去了设立职官的本来意义了。譬如训练军队本是用以防备敌寇的，可是如今训练军队却反而用以攻杀自己，那就失去了训练军队的本来意义了。

水本来是清澈的，是泥土使它混浊，所以水无法保持清澈。人本来是可以长寿的，是外物使他迷乱，所以人无法获得长寿。外物本应是供养生命的，不该损耗生命去追求它。可是如今世上糊涂的人多损耗生命去追求外物，这样做是不知轻重。不知轻重，就会把贵重的当成轻贱的，把轻贱的当成贵重的了。象这样，无论做什么，没有不失败的。持这种态度为君主，就会惑乱糊涂；为人臣，就会败乱纲纪；为人子，就会狂放无礼。这三种情况，国家只要有其中一种，就无可幸免，注定灭亡。

假如有这样一种声音，耳朵听到它肯定感到惬意，但听了之后就会使人耳聋，人们一定不去听它，假如有这样一种颜色，眼睛看到它肯定感到惬意，但看了之后就会使人眼瞎，人们一定不去看它。假如有这样一种食物，嘴巴吃到它肯定感到惬意，但吃了之后就会使人声哑，人们一定不去吃它。因此。圣人对于声音、颜色、滋味的态度是，有利于生命的就取用，有害于生命的就舍弃，这是保全生命的方法。世上富贵的人对于声色滋味大多持糊涂的态度。他们日日夜夜地追求这些东西，幸运地得到了，就放纵自己，沉溺其中而不能自禁，这样，生命怎么能不受到伤害？

假如让一万个人拿着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目标，那个目标绝不会射不中，万物繁盛茂美，如果用以伤害一个生命，那个生命绝不会不受到伤害；如果用以养育一个生命，那个生命肯定会长寿。所以，圣人制约万物用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生命全然无损，精神就和谐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就灵敏了，嗅觉就敏锐了，口齿就伶俐了，全身的筋骨就都通畅舒展了。象这样的人，不用说话就能取信于人，不用谋划就会得当，不用思考就有所得。他们的精神通达天地，覆盖宇宙。对于外物，他们无不承受，无不包容，就象天地一样。他们上为天子而不骄傲，下做百姓而不忧闷。象这样的人，称得上是德行完美的人。

富贵而不懂得养生之道，恰恰会成为祸患，与其这样，还不如贫贱。贫贱的人获得东西很难，即使想要沉湎于物质享受之中，又从哪里去弄到呢？出门乘车，进门坐辇，务求安逸舒适，这样的车辇应该叫做“招致脚病的器械”。吃肥肉，喝醇酒，极力勉强自己吃喝，这样的酒肉应该叫做

“腐烂肠子的食物”。迷恋女色，陶醉于淫靡之音，极尽享乐，这样的美色、音乐应该叫做“砍伐生命的利斧”。这三种祸患都是富贵所招致的。所以古代就有不肯富贵的人了，这是由于重视生命的缘故；他们并不是想用轻视富贵来钓取虚名、夸耀自己，而是为保全自己的生命。既然这样，以上这些道理是不可不明察的。

## 重摇己

三曰：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璧小玕，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

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焯热。焯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鞅；中大鞅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

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醢醢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译文】

第三是：

倮是最巧的人，但是人们不爱惜倮的手指，却爱惜自己的手指，这是由于它属于自己所有而有利于自己的缘故。人们不爱惜昆山的美玉、江汉的明珠，却爱惜自己的一块含石的次玉、一颗不圆的小珠，这是由于它属于自己所有而有利于自己的缘故。如今生命属于我自己所有，给我带来的利益极大。就贵贱而论，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足以同它相比；就轻重而论，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能同它交换；就安危而论，一旦失掉它，终身不可再得到。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有道之人对生命特别小心谨慎。

有的人虽然对生命小心翼翼，可是实际上却在损害它，这是由于不通晓生命的天性。不通晓生命的天性，即使小心翼翼，又有什么益处？这正如盲人疼爱儿子，竟免不了让他枕卧在谷糠之中。又如聋子养育婴儿，正当响雷的时候却抱着他在堂上向外张望。这种情况同对生命不知小心谨慎的人相比，其实际效果又有什么不同？

对于生命不知小心爱惜的人，他们对死生、存亡、可与不可的界限从来都没有分辩清过。象这种人、正是上天降祸的对象。持这种态度修身，自身必定遭祸，必定死亡；持这种态度治国，国家必定残破，必定灭亡。

死亡、灾祸、残破、灭亡，这些都不是自己找上来的，而是惑乱所致。长寿的得来也往往是这样。所以，有道之人不去考察事情结果本身，而是考察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那么，结果的实现自然就不可遏止了。这个道理不可不深知。

假如叫古代的大力士乌获用力拽牛尾，即使把力气用尽，把牛尾拽断，也无法让牛跟着走，这是由于违背了牛的习性的缘故。如果叫一个小孩牵着牛鼻环，牛就会顺从地听任所往。这是由于顺应牛的习性的缘故。世上的人君、贵人、不论好坏，没有不想长寿的，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违背生命的天性，照这样做，即使想长寿，又有什么益处？大凡生命长久都是顺应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是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它适度。

房屋过大，阴气就多；台过高，阳气就盛。阴气多就会生蹶疾，阳气盛就会得痿病。这是阴阳不适度带来的祸患。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珍异，衣服不求过厚过暖，衣服过厚过暖脉理就会闭结，脉理闭结气就会不通畅。饮食丰盛珍异胃就会过满，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胸腹闷胀气就会不通畅。处于气不通畅的状态下想要求得长生，办得到吗？从前，先代圣王建造苑囿园池，规模只要足以游目眺望、活动身体就行了；他们修筑宫室台榭，大小高低只要足以避开干燥和潮湿就行了；他们制做车马衣裘，只要足以安身暖体就行了；他们置备饮食醢醢，只要足以合口味、饱饥肠就行了；他们创作音乐歌舞，只要足以使自己性情安乐就行了。这五个方面是圣王用来养生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喜好节俭，厌恶糜费，而是为了调节性情使它适度啊。

## 贵摇公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

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

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 【译文】

第四是：

从前，先代圣王治理天下，一定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做到公正无私，天下就安定了。天下获得安定是由于公正无私。考察一下古代的记载，曾经取得天下的人是相当多了。如果说他们取得天下是由于公正无私，那么他们丧失天下必定是由于偏颇有私。大凡立君的本意，都是出于公正无私。所以《鸿范》中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多么平坦宽广。不要偏私，不要倾侧，遵循先王的法则。不要滥逞个人偏好，遵循先王的正道。不要滥逞个人怨怒，遵循先王的正路。”

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相和，不只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不偏私一物。万民之主，不偏袒一人。

伯禽将去鲁国，临行前请示治理鲁国的方法。周公说：“施利给人民而不谋取私利。”

有个荆人丢了弓，却不肯去寻找，他说：“荆人丢了它，反正还被荆人得到，又何必寻找呢？”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荆’字就合适了。”老聃听到以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象老聃这样